

假如 这是 真的

*Et si
c'était
vrai*

[法] 马克·李维 / 著

杨光正 / 译

Marc Levy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CS BOOKY



Marc Levy

假如 这是 真的

[法] 马克·李维 / 著 杨光正 /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假如这是真的 / (法) 李维 (Levy, M.) 著; 杨光正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6.4
ISBN 978-7-5404-7220-7

I. ①假… II. ①李…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37753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8-2015-049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Et si c'était vrai by Marc Levy

Copyright © 2000 Editions Robert Laffont, S.A., Par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usanna Lea Associates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hina South Booky Culture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文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

JIARU ZHE SHI ZHENDE

假如这是真的

作 者: [法] 马克·李维

译 者: 杨光正

出 版 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 蔡明菲 潘 良

策划编辑: 马冬冬

特约编辑: 温雅卿

版权支持: 辛 艳

营销支持: 李 群

封面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mm × 1270mm 1/32

字 数: 169千字

印 张: 7.5

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4-7220-7

定 价: 38.00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献给
路易

目 录
Contents


在一个夏天，安静睡去

001 · 还真得相信女主人这番严肃的话给这辆英国旧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钥匙一转，它的引擎就发动了起来。美丽的一天开始了。

我会怎样遇见你

023 · 阿瑟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描述道她有一双很大很大的眼睛，一张漂亮的嘴巴，一张与她的行为截然相反的温柔的脸，还说她有一双修长的手，勾画出优雅的动作。

某种隐约的幸福

069 · 时间在星期日懒洋洋的节奏中一分一秒地过去。太阳与阵雨玩着捉迷藏。他俩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她不时盯着他看，问他是否肯定会继续下去，他不再回答这个问题。

假如生命不曾燃烧

113· 这条道路沿着海边的悬崖峭壁通向蒙特瑞海湾，再一直通往卡麦尔。去年初夏的一个早上，劳伦驾驶她那辆凯旋车，原本打算走的也正是这条道。

也许我们该这样相爱

131· 一块块宽阔的赭石色的土地上，矗立着意大利五针松、银松、巨杉、石榴树，还有角豆树，这些条形的土地像是一直要流入海洋似的。遍地都是被阳光烤得橙黄的荆棘。

海边的卡麦尔

167· 黄昏时分劳伦站在阳台上，凝视着这幕场景。海水变成灰色，驱赶着一堆堆交织着荆棘的海藻。天空转成淡紫色，最后黑了下來。她感到幸福，当大自然终于决定突然发怒的时候，她很喜欢。

我知道，你不会忘记

217· 在她说话时，她外表变得透明，皮肤变得水一样清澈。他拥抱着她的两腋，已渐渐变成虚空，他觉得她正在逐渐消逝。

在一个夏天，安静睡去



还真得相信女主人这番严肃的话给这辆英国旧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钥匙一转，它的引擎就发动了起来。美丽的一天开始了。

1996年夏

浅色床头柜上的小闹钟刚刚响过。五点半了。整个房间沐浴在金色的阳光里，只有旧金山的黎明才会这般灿烂。

全家人都还睡着，大地毯上趴着小狗嘉莉，劳伦钻在大床中间的羽绒被窝里。

劳伦的套间里散发着温馨的气息，令人心醉。这个套间坐落在一幢维多利亚式楼房的顶层，朝着格林大街，里面有美式的厨房兼客厅，一间起居室、一个大卧室，还有带窗户的宽敞浴室。地上铺的是金黄色的宽条地板，浴室的地板涂成白色，相间着漆成黑色的方块。从联合大街画廊淘来的古画点缀着白色的墙壁，天花板四周的顶角线用细木精心雕刻而成，它们出自二十世纪初一位巧匠之手，劳伦又用淡红褐色把它们衬托得更加鲜明。

几块黄麻缘子镶边的椰子纤维地毯，在客厅、餐室以及壁炉四周的边线上铺着。壁炉的对面，一张本色棉布的长沙发，让人不由得想要深深地埋在里面。三年来逐一添置的几盏漂亮台灯戴着打褶的灯罩，俯视着几件分开摆放的家具。

昨夜事情来得很突然。劳伦是旧金山纪念医院的住院实习医生。由于一场大火中的伤员晚点到达，她只好将平常二十四小时的值班时间延长。在她换班前十分钟，第一批救护车突然拥入急诊室外的两层门之间。在同组值班人员绝望的目光下，她毫不迟疑地投入抢救，迅速将首批伤员分派到各个不同的预备治疗室。她动作娴熟麻利，每位病人检查几分钟，挂上用颜色表示病情的标签，写出初步的诊断报告，开出先要检查的项目，然后领着担架车去合适的治疗室。从半夜十二点到十二点一刻，救护车上抬下十六位伤员，分类工作在十二点半就告结束。被召回应急的外科医生从十二点四十五分起便开始这漫漫长夜里的第一批手术了。

劳伦在接连的两次手术中给费斯坦大夫当助手，直到他正式命令她回家后才离开。大夫提醒她说，过度疲劳会引起感觉迟钝，这对病人来说是很危险的。

深夜，她驾着自己的凯旋牌汽车离开医院的停车场，经过那些空荡荡的街道，飞快地开回家。“我太累了，我开得太快了。”她一刻不停地重复着这些话，不让自己睡着。不过只要想到随时可能从家里赶回急诊部的抢救室，这个念头就足以让她保持清醒了。

她启动车库的遥控大门，把这辆旧车停到车库里，然后穿过里面的通道，三步并作两步地爬上楼梯，如释重负地回到家中。

壁炉上座钟的指针指着两点半。劳伦站在她那间大起居室的中央，把衣服脱到地板上，一丝不挂地走到吧台后面，给自己泡了杯药茶。那些装着搁板的短颈大口瓶里装着各种各样的香精，好像白天的每一刻都有她泡制的芳香。她把茶杯放在床头柜上，蜷缩到羽绒被里，即刻就睡着了。过去的这一天实在是太长了，而即将来临的另一天又得起个大早。她想利用两天的休假，可这回假期刚好与周末重叠在一起。她已经接受了邀请，去卡麦尔的朋友家。虽然累积起来的疲劳使她完全有理由睡个懒觉，但她还是早早被闹钟吵醒了。劳伦喜爱远处道路上黎明的景色，那条路沿着太平洋海岸，把旧金山和蒙特瑞海湾连接在一起。她迷迷糊糊地摸索着闹钟上的止闹杆。接着她用两只握成拳头的手揉揉眼睛，一睁眼就看见睡在地毯上的嘉莉。

“别这样瞧着我，我已不再是这个星球的人了。”

一听到她说话的声音，小狗急忙绕着床转了一圈，然后把头放在女主人的肚子上。“我要离开你两天，乖乖。妈妈大概十一点钟来接你。走开，让我起来，还要给你弄吃的。”

劳伦舒展双腿，伸着懒腰打了个长长的哈欠，然后并起双脚跳下了床。

她捋着头发，来到厨房吧台的后面，打开冰箱，又打了个哈欠，取出黄油、果酱、面包片和狗罐头，一包开过封的帕尔玛火腿，一块荷兰古达奶酪，一个咖啡杯，两小盒牛奶，一盒糖煮苹果糊，两罐无糖酸奶，还有一些谷物冲片，半个柚子——另外半个留在冰箱底层的搁板上。嘉莉望着她，不停地摇脑袋。劳伦两眼瞪着它，喊道：

“我饿！”

像往常一样，她开始在一一只笨重的陶制大饭盆里为她的小狗准备早餐。

然后她准备好自己的早点，坐到写字台边上。从那儿她稍稍转头就可以欣赏到索萨利托和它的那些挂在山丘上的房屋；金门大桥像是一个连字符横在海湾的两岸之间，还有蒂伯龙渔港。在她的视线下方，阶梯状的屋顶一直延伸到海滨。她将窗户打开，整座城市寂静无声。只有那些即将开往中国的大货轮上的雾笛，混合着海鸥的鸣叫，给这慵懒的清晨注入了一点节奏。她又伸伸懒腰，然后津津有味地吃起这顿丰盛的早餐。昨天夜里她没有时间吃晚饭。有三回她正准备啃个三明治，但每次都碰上她的呼吸机嘀嘀作响，唤她去看急诊。当别人遇见她，问她在干什么时，她总是一成不变地回答：“忙呗。”她狼吞虎咽地吃掉这顿丰盛早餐的大部分东西后，把托盘放进洗碗池，然后走进浴室。

她将手指放在木制百叶窗上滑动，把它们弄斜，接着脱掉白色棉衬衫，丢在脚底，然后走到淋浴喷头下。强烈而又温热的水柱终于让她清醒了，她用一块浴巾裹住腰，露着大腿和乳房，走出浴室。

她走到镜子前面，朝它噘个嘴，决定化个淡妆。她套上牛仔裤和翻领套衫，又脱下牛仔裤换上短裙，然后又脱掉短裙换上牛仔裤。她从大衣柜里取出一个长帆布袋，把几件衣物和化妆包丢到里面，周末的准备已经完全就绪。她转过身瞧见屋内一片狼藉，衣服丢在地上，毛巾到处都是，碗盘浸在水里，被褥乱糟糟的，于是，她做出一副非常果断的样子，向所有

这些东西高声喊道：

“别作声，别发牢骚，我明天会早点回来，为下星期好好整理一下！”

接着她拿过笔和纸，写了封短信，然后用一块青蛙模样的大磁铁将纸压在冰箱的门上，信的内容如下：

妈妈：

谢谢你来照顾小狗，但千万什么都别整理，我回来会做的。

星期天五点左右我直接去你那里接嘉莉。我爱你。

你最喜爱的大夫

她套上大衣，温柔地摸摸小狗的脑袋，在它的前额上亲吻了一下，然后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

她从主楼梯下去，又从屋子外面绕了到车库里，随后几乎是双脚并拢地跳上她的那辆旧敞篷车。

“走了，我走了，”她重复地说，“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这真是个奇迹，剩下的只是你要好好启动了。你若是要寻开心，哪怕空响一次，我就用糖浆把你的发动机灌饱，然后把你扔到废铁堆里去，用新的电动车来代替你！那车没有启动器，早上天冷时也不会发脾气，我想你都听明白了吧？启动！”

还真得相信女主人这番严肃的话给这辆英国旧车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钥匙一转，它的引擎就发动了起来。美丽的一天开始了。



为了不吵醒邻居，劳伦慢慢地开车。格林大街是一条漂亮的街道，两旁都是树木和房屋。这儿的人们彼此认识，就像在乡村里一样。她过了六个路口，在到达横穿城市的两条大干线之一的范尼斯大道之前，把车速提到最高挡。淡淡的晨光随着时间染上了色彩，渐渐唤醒了城市那迷人的景色。在这些空旷的街道上，汽车飞速奔驰。劳伦体味着这令人心醉神迷的时刻。旧金山的斜坡尤其会让人产生这种眼花缭乱的

感觉。

在苏特街她拐了个急弯。转向系统里发出噪声和叮当的撞击声。眼前的一个陡坡通向联合广场，现在是六点半。车上录音机里播放着声嘶力竭的喧闹音乐，劳伦很久没这么高兴了。她很开心。紧张、焦虑，医院、责任，所有这些都一扫而光。一个完全属于她的周末开始了，一分钟也不能浪费。联合广场一片寂静。几个小时后，两边的人行道就会挤满游客，还有去那些散布在广场四周的大商店买东西的市民。有轨电车会一辆接着一辆驶过，玻璃橱窗会被照得闪闪发亮，汽车会在公园下面的中央停车场入口排起长龙，公园里一拨拨唱歌奏乐的人会用几段乐曲和重复的老调来赚些零钱。

在清晨最早的这一刻，这里暂且还是静悄悄的。商店门面的灯熄灭了，几个流浪汉还睡在长凳上。停车场的门卫在岗亭里打着盹儿。随着排挡有节奏地切换，凯旋车飞速向前，像是吞噬着扑面而来的马路。前面一

路绿灯，劳伦把车速换到二挡，以便更顺利地拐进波尔克街，这是连接广场的四条街道之一。劳伦晕乎乎的，一条薄绸方巾当作束发带裹在头上。她在梅西百货巨大的门前开始转弯。拐弯的弧线是无懈可击的，轮胎发出轻微的摩擦声。一阵奇怪的声音之后，紧接着的是叮叮当当的撞击声，一切都很快，撞击声混杂起来，掺和在一起，互相纠缠不休。

突然咔嚓一声响！时间凝固了。转向系统失去了对车轮的控制，联系彻底中断了。车子横着溜过去，在依旧潮湿的马路上滑动。劳伦绷紧了神经，双手紧紧握住被驯服的方向盘，一个劲儿地空转，方向盘失灵了。凯旋车继续滑动，时间好像变得疏松可塑，犹如在一个长长的哈欠里，一下子被拉长了。劳伦感到头晕目眩，实际上这是周围的东西在以惊人的速度绕着她转。汽车就像一只陀螺，车轮猛地撞上了人行道，车子的前身直立了起来，撞上了消防龙头。引擎盖继续升向天空。最后，汽车翻转起来，将劳伦甩了出去——对于这样挑战重心定律的原地旋转来说，司机已经过于沉重了。劳伦的身体被抛到空中，又被摔到了一家大商店的墙面上。一块巨大的玻璃橱窗炸裂了，碎片撒得到处都是。年轻女人在铺满玻璃碴的地上翻滚了几下，便不再动弹，长发散落在碎屑上。而那辆老凯旋车也结束了它的行程和生涯，车身的一半靠在人行道上，翻了个底朝天。只有一丝蒸汽从它的腹部漏出，吁出了最后一口气，结束了它那像英国老妇人般的任性无常。

劳伦一动不动，安静地躺着。她面容平静，呼吸缓慢但很规律，嘴巴微微张开，双眼紧闭，像是睡着了一般。她的长发围着她的脸，右手搭在肚子上。

停车场的门卫在岗亭里眨巴着眼睛，他全看到了。以后他肯定会说：“这起车祸‘就像电影里一样’，但刚才那一幕‘却是真的’。”他站起身跑到外面，又改变主意跑了回去，紧张不安地拿起电话，拨了911。他叫了救护车，紧接着，急救工作就开始了。

旧金山纪念医院的食堂是一个很大的房间，地上铺着白瓷砖，墙壁漆成黄色。许多用塑料板做的长方形餐桌沿着中心通道分散摆放着。这条道一直通往出售真空食品和饮料的售货机。菲利普·斯特恩医生手里握着一杯凉了的咖啡，躺在一张长桌上打瞌睡。在稍远点的地方，他的搭档正坐在一把椅子上前后摇晃着，目光呆滞。呼机在斯特恩的口袋里响了起来。他睁开一只眼睛，看看表，嘴里咕哝着，再过一刻钟他就要值完班了。“真见鬼！我真是不走运。弗兰克，给我接总台。”弗兰克摘下墙上挂在他头顶上方的电话，静听里面的声音传递给他的消息，然后挂上电话，转过身朝向斯特恩说：“起来，伙计，我们的差事，联合广场，编号3，看来挺严重的……”这两个被编在旧金山医疗急救中心的住院医生站了起来，朝急诊部的双层门走去，救护车等在那里，引擎已经发动，车灯闪闪发光。救护车的警报器短促地响了两声，表示02小组出发了。现在是六点四十五分。市场路空无一人，救护车飞也似的在清晨疾驶。

“他妈的，今天还是个好天。”

“你为什么发牢骚？”

“因为我累死了，我要去睡觉，但现在我又得去干活。”

“左转弯，前面是单行道，禁止通行。”

弗兰克向左拐，救护车开上波尔克街向联合广场驶去。“瞧，快冲，我看见它了。”一来到大广场，两位住院医生就看见老凯旋车的车架搭在消防龙头上。弗兰克关掉了警报器。

“我说，他撞得还挺准的。”斯特恩从车上跳下来，边看边说道。两个警察已经到了现场，其中一人带着菲利普向破碎的玻璃橱窗走过去。

“他在哪儿？”住院医生问警察。

“在那儿，在你前面，是个女的，她也是个医生，急诊部的。你或许认识她。”

说话间斯特恩已跪在劳伦的身旁，他高声叫喊然后他的搭档跑过来。他拿起一把剪刀，剪开了年轻人的牛仔裤和套衫，让她的身体裸露出来。在修长的左腿上有一处明显青紫色的变形，中间是一大块血肿，表明那是一处骨折。身体的其他部位没有明显的挫伤。

“给我准备心电图机的金属片和输液器，她的脉搏很弱，没有血压，呼吸48次，头部创伤，左股骨闭合性骨折并有内出血，再准备两个叉形接头。你认识她吗？她是不是我们一起的？”

“我见过她，她是急诊部的住院实习医生，在费斯坦那里干。她是唯一能受得了他的人。”

菲利普对最后这句话没有做出反应。弗兰克把仪器的七块金属片放在年轻女人的胸脯上，用不同颜色的电线把每一个金属片和便携式心电图机连接起来，然后打开仪器。屏幕立刻亮了起来。

“图形显示怎么样？”菲利普问道。

“都很糟，她很危险。血压80/60，脉搏140，嘴唇青紫，我给你准备

一根口径7的气管内插管，我们把它插进去。”

斯特恩医生移动了一下导管，把盐水瓶递给了一个警察。

“好好抓牢，我要腾出两只手。”

他从警察那儿快步走到搭档身边，要他去往输液管里注入5毫克的肾上腺素，125毫克的甲强龙（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并且立刻准备好心脏除颤器。这时，劳伦的体温突然开始下降，心电图机上的图形变得不规则。在绿色屏幕的下方，一颗小小的红心开始不停地闪烁，随之而来的是短促又重复不断的滴滴声，预示着心脏的纤维性颤动迫在眉睫。

“嗨，姐儿，你要挺住啊！她大概体内大出血，她的腹部怎么样？”

“软的，可能是大腿里出血。你准备好插管了吗？”

不到一分钟，插管就插入劳伦的气管里，导管的另一头连着呼吸器的套管。斯特恩询问有关的数据，弗兰克告诉他呼吸稳定，但血压已经掉到了5。他还没来得及把话说完，仪器就发出刺耳的嘶叫声，取代了刚才短促的滴滴声。

“糟了，她的心脏开始纤维性颤动了，你给我打300焦耳。”

菲利普把心脏除颤器的两极把手互相擦了擦。

“好了，有电了。”弗兰克大声叫道。

“让开，我来给她电击！”

在电流脉冲的刺激下，躯体猛地一下弯曲，肚子向上拱起来，然后又落下去。

“不行，这没用。”

“调到360焦耳，我们重新来。”